



李英儒 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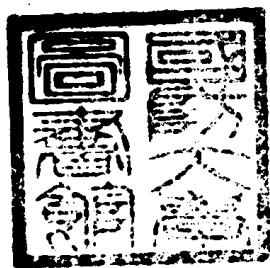


女儿家



女 儿 家

李 英 儒 著



解放军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女 儿 家

李英儒 著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3.625印张 295千字
1987年3月第一版 1987年3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3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185.147 定价: 2.90元



作者近照

李越华 摄

第一章

1

“当当！当当！当当当当！”

一只细嫩的手，从竞存中学茶炉房的小窗户里伸出来。这只手抚着一条长绳，长绳由窗棂格里伸到高空，很长很长，一直延伸到校长办公室三米外的滴水檐前的那棵伞状的大槐树上。深秋已过，进入初冬，槐树叶子多半已经脱落，只有少数退了色的枯黄叶子挂在树枝上，在晨风吹拂下，不断摇摇瑟瑟，看来再经过一场小雪，或是猛吹一阵大风，那些残存的枯叶，就会全部脱落下来，只剩下秃光光的孤单单的枝干了。

从天空延伸过来的那条不断颤动着的长绳，绑在槐树深处碗口粗的树干上，那里悬挂着一口约有十公斤重的大铁钟，茶炉窗里探出的那条纤细的小手臂，每牵动一下绳索，清脆的声音便从槐树高头的铁钟上发出来。

这里是博城城内的私立竞存中学。竞存的名字是采取达尔文学说里“竞争生存”的意思。学校的正门朝北面开。进校门的头层院里，有传达室、会客室和庶务科。再朝里走，跨过月亮门是一片空旷的大操场。操场尽头分南北两半部，南部是并排的十间大教室，北部是生活区，这里有十来个大大小小的四合院。另外有两座新楼房，学校的几十名教

职员工和七百多名学生都住在这片生活区里。

天上晓星残月，地上刮着扫地凉风，宿舍里酣睡沉沉的学生们，赤条条的身子钻在棉被里。一个个都在黑甜乡中做着各式各样的梦。一阵钟声响过之后，学生们飞快地起床，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近八百名的青年学生，着装整洁、步伐整齐地穿过校长办公室，从茶炉钟楼之间的甬路上跑步过来。这时，茶炉的小窗户打开了，一个年纪看来只有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探出脑袋来。

这女孩子，一头乌黑的蓬松头发，一张红润又带稚气的脸，端正正的高鼻梁，雪亮亮的一对顾盼灵捷的眼睛。她的名字叫过江，是茶炉兼打钟工友佟连生的独生女儿。年纪虽小，但看到父亲一天十分劳累，很是心疼，为了让父亲多睡一会儿，她天天早晨提前醒来帮助父亲打钟。此刻她拿眼盯着跑在最前面的那个中队。这是竞存学校的义勇军连。他们的打扮和后边的分队不一样。他们每人穿一身黑制服，头顶灰色遮阳帽，裤腿上打着绿色的绑带，脚下一律是用大白粉涂刷过的白色胶鞋。这个义勇军连有三个排共九十人。他们走起路来显示出三种颜色，上身一色青，下肢半截绿，脚下一条白，看起来又精神又显眼。

小姑娘特别盯着那位带队的高个子义勇军连长。他姓周，名字叫周太夫。长得雄壮魁梧。此人特别爱好体育，是一位很棒的田径运动员，学校篮球代表队的队长，还经常是全校会操、开会、游行的大队长，并兼任义勇军学生连的连长。他除了和全连服装一致外，在左肩上加披了一条红色值星带。他带队经过茶房窗口时，特地地盯了探出头的小姑娘一眼，向她丢了个夸耀的、自命不凡的笑脸。小姑娘付之以点头微笑之后，更加快速的拉她手里的那条引

绳。

“当当！当当！！当当当当当当当！！！”

随着钟点音声，小姑娘高声念出：

“打倒！打倒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！”

急剧的钟声加上小姑娘的尖利口号声，把这八百人的学生队伍的激情呼唤起来了。他们在大队长周太夫的指挥下，由齐步变成跑步。边跑边喊着：“一二三四！”接着又荡起雄壮的歌声：

“我们要铁，我们要血，我们要拿出铁血来挽救中国……”三路纵队直向操场跑去。

除义勇军连以外，其他班也编成中队，衣着不如义勇军整齐，精神也不似前者抖擞。但也同样跑步跟着登上了北面的风雨大操场。一共九个中队，围着操场盘旋跑步，各中队自行喊着口号，远远从校墙外面听来，这里绝不是什麼埋头书案的学生，颇象个操练部队的军营。

学生们正当跑得起劲的时候，常校长从进操场的月亮门外走进来。常校长名叫常为善，是高等师范毕业生，年纪也只有四十岁。刚进入冬天，学生们出操还穿着单衣，他则是棉鞋皮袄，土耳其黑色卷毛皮帽，脖子上还围着白色的长长的毛线围巾。进门看到学生义勇军出操，特别是听到学生喊口号，他心情不大高兴。“赤手空拳地穿上军装，能打倒日本？安静地念书嘛！”他想贴着靠近校墙的便道上走。一来是这条路好走些，二来是他想躲过学生的长龙大队，快些到他的办公室去喝茶吃早点。学校小饭堂里，照例是在七点前给他送来面包鸡蛋热茶还有一小碟方糖下肚的。

领队的义勇军首领周太夫，看见常校长贴着墙根走，

想到学校成立学生义勇军时，他当校长的并不赞成，他们两人在校务室当场顶撞起来，周太夫当众大声喊叫：

“在今天国难当头的形势下，谁不赞成成立义勇军，谁就是汉奸！”

碍于群众的抗日热情，常校长没再表示反对。但从此大周和校长两人的心里都结了疙瘩。现在，周太夫想借着群众的势力，给校长一点难看，他故意指挥着义勇军连朝着南墙包抄过来。常校长看清这是周太夫故意找他的别扭。只好避其锐气，退避三舍，转身又朝西北角那条引路上走去。恰好学生大队又迎面走过来，常校长无奈停在操场的一副篮球架下。周太夫看到此情，心生一计，他故意地向全体出操的同学发口令，让各个连队环形球心形跑步。几分钟后，他们把常校长团团围住，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。常校长生闷气，暗地里恨怨周太夫故意捣他的鬼。周太夫不管这些，却请全校著名的歌手，二年级乙班的学生王西京，领导大家唱一个歌子。

王西京功课好，喜欢自然科学，又是学校文娱方面的积极分子，能唱京剧更喜欢唱歌子。“九一八”日寇侵占东北四省（包括热河省）后，他学了一些新曲子。今天让他来指挥唱歌，他登上一个木马架子上，高声领唱：

高粱叶子青又青，
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。
先占火药库，
后占北大营，
杀人放火真是凶……

刚唱完第一段，周太夫瞥见常校长正要溜走，他立刻高呼道：“咱们请常校长领唱一个歌子好不好？”

同学们发出一片响应声。

常校长憋了一肚子火，当着全校学生，为了保持校长的尊严和面子，他不便和大周动口舌。正在无计可施，恰值体育兼音乐教员又会日语的沈浮水从操场一角走过来。他这才乘机说：

“沈教员你快过来。歌子由你来教，出操教歌都是你的事。哪有硬逼着校长唱歌子的。真是乱弹琴！”

2

3

常校长是个研究“唯心论”学术的人。原来没啥声望，后来他写过一篇文章，名字叫《大同神权一元论》，经过友人介绍，在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。这一来，增加了他在教育界的地位，同时他也成了一名演说家。每每到星期一全校的纪念周会上，他总是登台讲演。他的一套唯心论哲学思想，早期叫做“宇宙精神物质二元论”，认为人的欲望普遍分为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。这两方面在人的一生中，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。他说人在少年时代，对精神方面的要求占百分之七十，物质则占百分之三十。这一段年龄包括儿童到十三四岁孩子，他们主要的精神生活是玩。玩是儿童的最大兴趣。兴趣到来时，把吃喝都可以丢到脖子后头。从进入青年到三十五岁的一段年龄，精神生活表现在“色”字上，无论男性女性，只要到青春期，占居心灵的主要是恋爱问题。人到四十岁以后倒过来。物质要求占了百分之七十，精神占百分之三十，这时人们都想发家立业挣钱了。他这一套理论，被学校进步的历史教员郭雨亭驳斥了。郭老师说校长的“宇宙二元论”纯粹是卖

狗皮膏药。拿他校长本人作例子，他刚三十几岁便一方面借着老婆有病的名义，早早的娶了小老婆，并挖空心思侵吞学校的公款。在精神物质方面他都追求百分之百，根本谈不到百分之七十或三十。郭雨亭老师的批评文章没署名，用半张粉连纸写好贴到学校揭示处。校长对此大为恼火，明里暗里多次追查笔迹。郭教员早防备了这一手，文章是请了一名校外进步人士来抄写。这一张檄文真起了作用，常校长从“二元论”转到“神权一元论”，说物质世界都存在于主观脑海之中。

今天的纪念周大会上，他又发表讲演。正在指手划脚地说：“世界万物都存在我的脑子里，脑子外边再没有世界，一切花花世界，都是从我的脑海里发生出来的。如果我没有了，对我来说一切都不存在了。”

上个纪念周，班主任、教员都到了场。历史教员郭雨亭早听腻味了。他小声附在周太夫的耳际说了些什么。只见周太夫猛然举起胳膊喊到：

“校长的观点很值得考虑，依我看，这世界存在我的脑子外边。比如在座的大礼堂，谁的脑子里装得下？又比如我们散会之后都离开礼堂，那礼堂不照样存在吗？”

常校长立刻反驳：“周太夫，你有多大学问，敢和我辩论。你刚才的话和见解，从哪儿来的，还不是从你的脑子里来的……”

正辩论到节骨眼上，传达室的老工友闯进会场来，向校长耳边悄悄报告，说他的那位有病的原配夫人，一个钟头前噎气了。校长听了先做出悲戚之状，移时，为了挽回面子，取得辩论的胜利，他竟当众公布了传达室送来的消息。

“我向大家沉痛地宣告，刚才得到消息，说我的身染重病的内子故去了。这使我很为难过，但这也回答了周太夫同学的问题。请同学们仔细想想看，对我故去的拙荆来说，这花花世界，不是都不存在了吗？”……

转眼之间，春寒料峭，时间进入到一九三二年的春天。常校长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，选了个星期天，为他去世的老婆发丧。

出殡的这天是个半阴天，天空中落着沾衣不湿的杏花雨，大街上刮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。博城南大街的来往行人，多被常校长葬妻出殡的仪式吸引住了。远远地从穿行楼那边，迤迤绕过来一乘十六人抬的棺木。棺木外面被镶着栽绒黑边的白绫轿罩。轿前轿后都有顶马。前顶马紧挨着打仪仗牌的，再后面是僧尼对奏的两坛经。男僧人头戴瓜皮僧帽，足登双脸青缎子僧鞋，一律披着偏衫，偏衫是火红缎子衬底，上边绣着五颜六色的鸟兽花卉。多数奏着笙管弦笛，少数操着打击乐器。一路上使劲地吹敲，以显示他们男性的威武，有意识地超压身后的那一群女尼僧。瞧！吹喇叭的和尚把两个腮帮子鼓得紧紧的，象是左右塞进去两个鸡蛋；敲锣的和尚象是把锣敲碎后去卖铜；打钹的响声震悸人心，恨不得拿出当年吃奶的劲儿来，可是街头的观众们，并没多少人欣赏他们的音乐，甚至不三不四的骂他们是吃饱了撑的。真正能够吸引路人的，倒是女僧这坛经。人们听说这群女僧，是远从百里之外常校长家乡那边邀来的。据常校长本人透露：他的亡妻一生吃斋行善，弥留时有两件遗嘱：一是她死后要常为善把姨太太扶正；另一件是请一坛尼姑经为她念经超度，使她能早日成仙成佛，到西天极乐世界去。

常校长不惜巨资，于几天前就做好了准备，女僧由九人组成，今天全体参加送殡。她们的打扮和男僧大不相同。没有鲜红夺目的色彩，一律着银灰色镶黑边的袈裟。由于衣着朴素淡雅，加上她们都是豆蔻年华的女娃，一个个眉清目秀，细皮白肉，举止端庄，态度斯文，步履蹒跚，她们走在出殡的银灰色的素轿之前，互相映衬，浑然一色，象是一朵朵雪里的梅花。比起那帮老胡子老脸的披着红彩偏衫的老和尚们来，更显得和谐雅致。尽管她们的乐器演奏得不如老和尚们的高昂激越，而观众大多数象众星捧月般的尾随其后，拥挤在她们的两侧。有的吹口哨，有的喊怪声。有个风流恶少，故意推推拥拥地挤到年轻的女尼们身后，偷偷去踩一位女尼的云鞋，并悄悄的去拉人家的手。但这位女尼一脸正气，对这个无聊恶少的挑衅行为，冷漠对待，除了夺出手来，连小眼角都不肯看他一眼。

走在出殡仪式最前边的，是一群穿孝服的孩子们。他们并非死者的亲属（近亲的男女家眷一律坐在灵轿后面的大车上），而是常为善花钱雇来的。这些人身穿一套租赁来的白孝服，手里拿着一束用白纸糊的雪柳，一边走一边摇晃着，整个出葬队伍里，稀稀拉拉前后延长五十米，横着挤满了一条街，煞是一派热闹。

这只出丧大队的路线是从南大街拐出瓮城，出城后东行，顺着护城河奔向小圣庙。那是一所专门保存棺材的地方。常校长想把夫人的尸骨暂时存放在这里，隔一段时间，再移回老家的祖莹去安葬。

大队人马刚刚走到瓮城门口，迎面有一支学生队伍从城外走来，恰恰把出殡的队伍挡住，使这股近两百名的出殡人员，一古脑地拥挤在瓮城中间。

这只有几百人组成的学生队伍，是由博城三个中等学校组成的。常校长所在的竞存学校，有二百学生来参加。他们的任务是上街宣传抵制日货的。这支学生大军，刚从南关码头上搜查完毕，搜查出三家商店存有日货，其中一家名叫三和居的布线庄，刚从大清河运来一批廉价走私的日本棉纱。学生们到货栈搜查时，后方正在偷着换贴商标。三和居是由三家股东联合经营的，其中的股东之一，便是竞存学校的常为善校长。竞存学校今天搜查日货的领队人，正是学生义勇军连长周太夫。他听说从常校长投资的布店里搜出大批日货来，非常气愤。他站在南关桥头，登踏上了一张高桌，痛斥走私商人发国难财，倒卖日货。进城出城的工商市民，把讲演人围得滴水不泄。周太夫正在激愤地讲着，这时从人群里挤进来一位鼻梁鼓鼓、亮眼晶晶、年约十二三岁的小姑娘。周太夫一眼看清她正是茶炉兼打钟的工友佟连生的独生女儿佟过江。

过江今个受到父亲的差遣，趁着常校长家出殡，要她来丧主家瞧瞧。一来是帮点忙，二来也挣几个钱。出殡时扛个仪仗，或是打起纸人纸马，顶不济打上一把雪柳，也能挣上两三角钱。当时博城生活便宜，有三角钱足够父女俩粗茶淡饭的混个两三天。春天开学后，茶炉减了一个大炉眼，没啥活计儿。小姑娘在家闲着没事，好不容易碰上这样的机会。过江听了父亲的话，先跑到负责招待丧事伙食的那家羊肉馆子里。因为认识管事的会计，也捞了个四两重的大白馍吃。过江吃足饭，去抢着要打仪仗，人家不让她打。又去挣打纸人纸马，被成年人抢光了。及至走到挣钱最少的发雪柳的地方，又被拾煤碴捡破烂的一群男孩子把她推推拥拥地排挤出来。过江一切失望之后，情绪非常

低落，想走出瓮城到护城河大桥散散心，然后绕着回家去。快到南大桥的时候，远远看到周太夫登在桌子上大声讲演。小过江平素对周太夫很熟。周太夫学习比较差，老师讲课时，他常常偷偷跑到炉房里吸纸烟，边吸边和佟家父女聊天儿。佟连生每每劝他回去听课，他说：“听课有啥用，我不啃书本，照样能干大事。将来拿到文凭回到我们县去，不当县太爷，至少也闹个保卫团长当当。”他同情这父女俩生活上的困难。四十五岁的佟连生，为养活小女儿，有时自己宁歉着肚皮，也要让过江吃饱喝足，发育好身子。太夫同学把这些看到眼里，在秋冬晚餐的时候，常常从学生大食堂里偷一些馒头放在衣兜里。在四下没人的时候，他把馒头掏出来送给过江父女。因此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比起一般同学来亲近得多。

周太夫正在大嗓门呼喊讲演，发现过江挤进人群来。估计是来找自己的，他停止发话，问道：

“佟小妹！你来作什么？”

“我来给常校长家出殡帮忙的，连一把雪柳都没捞到。”

“怎么，常校长的老婆子要出殡？”

“这不，灵车快进瓮城了，常校长在后边跟着哩！”

周太夫听了，正中下怀，心想：“你老小子埋人，本没啥说的。可国难当头，你僧尼对坛、戏子喇叭吹吹打打的弄这么张致干什么。”他一时想到搜查出三和居的日货：

“他常家出殡花这么多钱，一是贪污学校的存款，二是贩卖日本人的私货。”

于是，周太夫立即带上学生大队快步奔向大南门，迎着城门口，放下那张桌子。他立刻登在高桌上，振臂高呼：

“日本鬼子已经强占了我们的东北四省，我们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抗日，要坚决反对推销日货！现在倒腾日货的，就是认贼作父，就是汉奸！”

出丧大队被阻在瓮城里，常为善悄悄来到南城门脸儿。他原打算把蜂拥般的学生们好言劝走，如果行不通时，他想去附近的派出所，请派出所一帮警察来，把人群驱散，让他的出殡队伍走出城去。及至抬头看到高桌上站的那条彪形汉子，特别听到此人讲演的内容，他发毛了：“真倒霉，三和居那批日货，我原不同意，掌柜的图赚钱非弄不可。偏偏的又被人家查了出来……”愣了一会儿，周太夫骂得更凶了，他暗暗说道：

“好你个周太夫，去年冬天在操场，你闹得我够难看的了，现在你又……”

“我们一定要给汉奸商人一点颜色看。我提议，”周太夫喊：“日货充公，三和居封门！”

“无毒不丈夫！姓周的，你等着我的。”常为善暗自咬紧牙关。

3

又是清晨出早操，学生们仍是七八百人集在竞存中学的大操场。由于春天的来临，气温由寒转暖，学生们脱下臃肿的棉裤棉袄，一律改换了单制服。究因乍暖还寒，凉风习习，学生们一个个的脸蛋被冻得红彤彤的，这样更显得英气勃勃，精神抖擞。前边的义勇军学生连的领队仍然是周太夫，他照旧高喊着“一、二、三、四！勇往前进！”

早操收操时，前队改为后队，周太夫所带的学生连拉

在最后边。前边各连队自己解散回去洗脸漱口，再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就要上早自习了。部分返回教室的学生，途经校长室旁边的教务处，那里树立着一面广告木牌，是学校的揭示处，全校的大事，多在这里张贴。今天在揭示处前，新贴出一张墨迹未干的布告。同学们走上前去一瞧，顿时大为吃惊。布告上边写着这样几行字：

为布告事，查初四甲班学生周太夫，不守校规，多次旷课。虽经训育处一再劝告，该生不但置若罔闻，而且变本加厉。日前他未经任何请假手续，未向任何师长汇报，竟带动一批同学擅自离校走上街头，聚众闹事。不仅扰乱了社会治安，还殴打了南关税卡的公职人员。致使被打人员分头到公安司法部门控告本校。校方认为这一责任，完全应归周太夫个人来承担。除由校方派员到税局办交涉外，特将该肇事的首要分子周太夫开除学籍，以警效尤，切切此布。

这一开除事件，对全校震动很大。因为周太夫是全校有名的人物，他不但是全校义勇军的首领，又是全校篮球代表队的队长。学校把这样风云人物一榜开除，怎能不引起关注。

震动最大的自然是周太夫本人。他平常虽然吹虚自己是天不怕，地不怕。常说割下脑袋来，不过是碗口大疤痢。但突然之间被开除了，他心里真的害怕了，认为这样一来，不光是无脸回家去见父亲，也觉得无颜见全体同学。听到消息后，兀自悄悄躲到操场无人处，等同学们都去上自习，他才小步蹑到茶炉房里来。

工友佟连生已经知道出了什么事。见他进来，不由得

安慰他几句。不安慰还好，佟连生刚说了几句，倒惹得他号啕大哭起来了。

周太夫正哭着，小过江端着几个白馍走进屋里来。她劝大周先吃饭，说等吃完饭还有事情告诉他。大周一清早跑步也真跑得饿了，想了想，伸手抓过一个白馍，大嘴马哈地吞咽下去，喝下一杯白水，又吃了第二个白馍。他吃罢饭，佟家父女也把剩下的吃了。大家用过早餐，小过江姑娘这才告诉说，白馍是初四班的历史教员郭雨亭老师特意给他买的。

“郭老师说，吃过早饭，要你出东关去药王庙一趟。”小过江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周太夫。大周看到条上这样写的：

太夫同学：你的事情，我昨晚便听说了。对于你遭受的迫害，我们十分同情。知道你现在的心情非常难过，我在药王庙北高坡小饭铺内等你。请你来一趟，咱们一起谈谈关于帮你转学的事。

大周被开除，正感到没脸见人，无路可走。郭教员提出转学的问题，这对他很有诱惑力。加上郭雨亭老师平日和他的关系也不错。郭老师在学生们眼里一向是才高望重，这一切使得周太夫感到有立刻走一趟的必要。但他一个人出门感到害羞，想请佟连生陪他一起去。佟连生说自己离不开茶炉，到时候还要敲钟。正在为难的时候，过江自报奋勇，说自己上午没事，可以陪着他一同前去。见父亲没表示反对，过江便换了双干净鞋子，披了一件蓝底白花的夹上衣。为了不惹人注目，两人规定一前一后到西水门的小水桥上集合。

只有十多分钟，两人在小水桥碰头会面了。大周是个